

亲历

我亲历的民间抗日故事

马起陆

【编者按】

这是一篇特殊的来稿。
94岁高龄的马起陆老先生用最朴素的笔触,为我们讲述了他年轻时亲历的国仇家恨。这篇稿件不仅是对日寇滔天罪行的如山铁证,更是一幅展现普通民众如何就地取材、全民皆兵,用血肉和智慧捍卫国家英雄国景。字里行间,我们读到的不只是苦难与仇恨,更是中华民族面对强敌时那股不屈不挠、誓死抗争的磅礴力量。
正如马老在来信中所嘱托的:“告诉子孙后代,永远不要忘记。”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让我们通过这篇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,铭记苦难,致敬不屈,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。

1943年5月24日的凌晨,我仍在睡梦中,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将我惊醒——是飞机投下的炸弹。我猛地推开大门,眼前的一幕让我毕生难忘:一位村民正朝村里大喊:“日本鬼子来了!”话音未落,身后紧追的日本兵便开枪将他击倒,又残忍地补了几枪。

我惊呆了。母亲反应迅速,立刻关上大门,拉着我从后门仓皇逃往山里。我们在山上躲了一天,没吃没喝。从山上望去,村庄火光冲天,房屋燃烧的噼啪声、密集的枪声、猪牛鸡鸭的哀嚎声,尤其是妇女们凄厉的惨叫,交织成一副人间地狱的惨状。
乡亲们的遭遇惨不忍睹,其中一幕就发生在我家菜园边,一位乡亲被日寇活活砍断了四肢,在血泊中痛苦地死去。鬼子进村后,还抓走了两个人,其中一位是我的堂伯父。我们都叫他四伯伯,他是一名教师,肩不能挑,手不能提。按照鬼子“多少岁就挑多少斤”的野蛮政策,他们竟强迫四

伯伯挑上五十多斤的担子。在被押往衡阳的路上,本就体弱的四伯伯不堪重负,最终力竭而亡,尸骨就那样被遗弃在路边,无人收殓。

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,日本鬼子在我们村里奸淫妇女五人,烧毁民房三栋,抢走的粮食、牲畜和财物更是不计其数。他们铁蹄所到之处,满目疮痍,一片狼藉。

从那天起,我们一家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,躲进了离107国道三十里外的深山“坳柴岭”。

到了秋收季节,为了活命,我只能在夜里跟着父亲,借着月光偷偷溜回家收割稻谷。整个过程必须小心翼翼,不能发出半点声响,生怕被山上放哨的鬼子发现。一旦暴露,等待我们的将是机枪的疯狂扫射。因此,我们必须在天亮前赶回深山。

躲在山里,没有粮食,我们就靠挖野菜野草充饥。直到今天,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十多种野菜那或甜、或酸、或苦、或辣的滋味。但比这滋味更刻骨铭心的,是对日本鬼子永世不忘的仇恨。

日寇占领了我们的家园,为了确保107国道的畅通,他们在公路两旁的山上制高点修筑了战壕,日夜站岗放哨。除了大规模的“扫荡”,平时也常有三五成群的小股日军下山,名为“找乐子”,实为捕掠妇女。时间一长,乡亲们渐渐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,也琢磨出了痛击这些侵略者的办法。

十月的一个秋日,天朗气清。两个鬼子从山上的哨所往下望,瞧见两个妇女正在地里挖红薯,便以为抓住了“难得的好机会”,一边高喊着“花姑娘,我们送你回家”,一边淫笑着冲了下去。两位女同胞见状,立刻分头逃跑。鬼子不顾一切,一人追一个,分别追进了两间屋子。他们迫不及待地

关上门,扔下枪支,脱掉衣服,正准备行不轨之事时,却万万没想到,床上突然跃下两条手持钢刀的汉子!面对雪亮的刀锋,光着身子的鬼子吓得魂飞魄散,当场跪地求饶,束手就擒。

我们家乡的农人,向来有将长毛巾捆在腰间的习惯,谁能想到,这竟也成了活捉鬼子的利器。那年夏天,田里的禾苗长得郁郁葱葱。一队鬼子从村边经过,其中一个掉了队,两位早已埋伏好的农民兄弟看准时机,在拐弯处猛地冲出,用浸湿的毛巾从后方勒住鬼子的脖子,顺势用力一扭背脊,鬼子便双脚悬空,喉咙被死死锁住,连呼救声都发不出。另一位兄弟迅速上前抱住他的双脚,两人合力,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又活捉了一个。

当然,每一次有鬼子失踪,都会招致他们疯狂地报复性“扫荡”。但鬼子也有他们的规律——只敢白天出来骚扰,晚上从不敢轻易出动。所以只要我们提前躲好,他们抓不到人,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。

打击日寇的办法还有很多,比如偷偷破坏他们的汽车零件、炸毁桥梁、在水源里下毒,或是伏击落单的鬼子。只要一有机会,乡亲们就会自发地行动起来,用各种方式袭扰敌人,让他们不得安宁。

那年春节,我们在“坳柴岭”深山的一所学校礼堂,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打击日寇庆开展览会。展出的战利品琳琅满目,我至今还记得,其中有活捉的日寇九人、战马两匹、小钢炮两门、长短枪支十一支,以及其他各式军用物资。

也就在那天,村里成立了抗日宣传队,我和姐姐都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后来,我们这些自发抗日的乡亲们,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正式被收编为抗日游击队,继续为保卫家园而战斗。

现代诗

走进秋天

朱建军

从立秋的第一滴白露,到深秋时叶脉里的旧年光影,我们总在秋天里,一边告别,一边收藏。四首小诗,是我们走进秋天的脚印。有对时序的凝视,有对心境的描摹,更有藏在风里、叶里、月光里的惦念。

立秋

河水静成透明的诗行
鸟掠水面,划开半截半霜
云絮垂落天穹,被风译作远方

风歇处,白露含着光的韵脚
蝉嘶在喉间,砧声半声新凉
叶尖的绿,正投进时光的信笺

望秋

我想起秋天时
树叶便开始簌簌落下
枝头将眠的绿
正被风染成金黄的海

此刻,我把自己种成另一片土地
让掌心漫过秋的纹路,认领这流转的禅

画秋

我要为晨露点染一羽高光
我要为落叶勾勒一个方向
我要为归雁轻拂一片云彩
我要为清风增添一缕清凉
我要为梦乡悬起一轮圆月
我要为你,把秋画作满园诗行

怀秋

一片落叶坠下
街角斜阳,折成黄金的诉说
风屏住呼吸追问:这是第几个纪元?
倒流的树影里,月光在枝桠间呢喃:
答案在叶脉的逆纹里……
每道褶皱,都睁着去年的眼

散文

武韵里的童年底色

庞慧

暮色漫过部队老院墙头的槐树时,我总爱搬把竹椅坐在檐下。风里飘来隔壁厨房的饭香,混着蝉鸣与孩童的嬉闹声,恍惚间又看见那个扎着红腰带的小身影——六岁的我,正跟着武术队的师兄们压腿、下腰、翻跟头,晨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像一串跳动的火焰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夏天,蝉鸣稠得能榨出水来,我们的训练却比日头更炽热;冬天的霜花结满窗棂时,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小团云雾,可没人喊冷,“夏练三伏、冬练三九”,那些刺进骨血的训练,早已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烙印。

年少时的我,虽个子长得挺高却体弱多病,便被家长带到了武术队,指望能强身健体。刚入队那天,教练谭老师捏了捏我的胳膊,皱着眉说:“太瘦弱了,豆芽菜长得像小树桩似的往上拔。”于是每天清晨六点,当整个小镇还在薄雾里酣睡时,我们已经在操场集合。压腿是最基础也最疼的项目——腿架一寸都像有把钝刀在刮骨头。有回实在忍不住,眼泪汪汪嗷嗷喊着疼,教练却甩出一个深色的小圆点。谭老师走到我身边,用大手按着我颤抖的后背:“疼是因为你在长本事,就像春笋顶开石头才能见着太阳。”她的声音带着温柔和坚定,却莫名让我安定下来。渐渐地,我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:原本僵直的脊背有了弧度,抬腿时不再听见关节“咔嚓”作响,连跑步都轻快得像踩着云朵,生病吃药的次数也少了。后来才明白,这哪只是练筋骨?分明是在教我们如何与疼痛和解,如何往极限处再往前挪半步。

夏训的残酷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。三伏天的日头毒得很,水泥地被晒得发烫,空气里浮动着晒化的柏油的气味。我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汗水刚渗出毛孔就被蒸发了,只在衣领处结出一圈盐霜。套路练习要重复上百遍,马步桩一扎就是半小时,大腿肌肉因过度用力而抽搐。有次练到中途突然头重脚

缓不急地从衬衣的口袋里拿出折了几次的打印纸,肯定是前天给我看过的那两张表格。我接过来,慢慢打开,见他表格的每一栏都写满了。我便认真看了一遍。姓名:王大强,班级:2410班。服务时间:8月22日。社区服务内容及相关情况:前往烈士陵园开展活动,瞻仰了红军烈士墓,参观了县委机关旧址,并捡走了周边的塑料袋、饮料瓶等白色垃圾。还写了参加活动的感受与体会,他这样写道:看见烈士陵园前有参观者随手丢弃的塑料袋、饮料瓶等垃圾,我认为这是对烈士的不敬。便随手拾起来,离开的时候一并带走了。这样做,我觉得也算是对烈士们的一种敬仰吧。

王大强长得快有一米八的个儿了,字却写得小得不能再小了。不过写得还算工整,几乎没有涂改。我在看的时候,他还拿出手机来,给我看他拍的照片,特别强调拍摄时间就是昨天,以此佐证他没有说谎,他的的确确是去了烈士陵园和县委机关旧址(张平化故居)的。我赶紧表扬他:“你做得非常好。我知道你不会撒谎。”

我开始对他有点儿另眼相看的意味了。我知道现在的学生没吃过什么苦,热衷的是玩手机玩游戏等等。谁还乐意大暑天去户外打扫卫生呢。

我赶忙撇下手里的活儿,立马就签了字;该同学能积极参与社区的活动,在活动中颇有体会与收获,并且还付诸行动,顺手捡走了周边的白色垃圾,精神可嘉,懂得凡事从小事做起……然后与王大强一起去村委会盖了章,我把表交给他的时候,他客气地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就在他要转身离开之际,我忍不住叫住了他,说:“大强同学,我想给你提个建议:当我们遇到困难需要人家帮我们做什么事的时候,可不可以首先礼貌地称呼一下对方?比如对方是女性,我们就叫她一声阿姨……”

王大强看了我一眼,冷峻的脸上似乎流露出一丝微笑,略带点儿歉意。我也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,不过,他再次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这会儿少年见我问他话,不

泛着泪光,使劲朝我和小伙伴点头。颁奖台上捧着奖状的那一刻突然明白:这些年流过的汗,挨过的痛,咬过的牙,原来都化作此刻胸膛里的骄傲。那不是虚荣的满足,而是对自己坚持的肯定——原来真的可以突破想象中的边界。

如今人到中年,虽早不复当年矫健之姿,但那些训练留下的痕迹却深入骨髓。加班至深夜时想起冬训的严寒,便觉发热的台灯不算什么;遇到困难想要退缩时忆起夏训的酷暑,顿时生出迎难而上的勇气;教育孩子时谈及坚持的意义,总会提起当年练武时的眼泪与汗水。有时陪父亲散步,看他蹒跚的脚步和佝偻的背影,会下意识伸手搀扶——这习惯性的保护姿态,何尝不是当年训练时培养出的担当?

前些日子整理旧物,翻出那张泛黄的比赛照片:扎着红腰带的小女孩英姿勃勃地握着木剑,眉宇间透着不服输的倔强。照片背面有谭老师用钢笔写的赠言:“武以载道,德润身心。”忽然懂得,那些看似严苛的训练不只是为了强健体魄。它们像一把刻刀,在我们稚嫩的生命里雕琢出坚韧的肌理;又似一桩桩陈酿,将岁月沉淀成醇厚的品格。所谓成长,不过是把训练时的咬牙坚持,活成日后的从容不迫;所谓成功,不过是把当年的汗水和泪水,酿成滋养人生的甘露。

窗外的槐树沙沙作响,晚风送来阵阵清凉。我轻轻抚摸着照片上的自己,仿佛又听见了晨练时的哨声、冬训时的呼喊、夏训时的蝉鸣。那些训练早已超越了武术本身的意义,成为生命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——它教会我在逆境中保持清醒,在逆境里积蓄力量;让我懂得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他人,而是超越昨天的自己。这或许就是生命给予每个认真训练过的人的最好馈赠:当你穿过风而走过沧桑后会发现,曾经以为跨不过的坎,早已变成了身后坚实的台阶;而那些流过的汗,受过的伤,忍过的痛,最终都化作照亮前路的光,温柔而坚定地指引着方向。



小小说

书友

曾立力

酒酣耳热间大伙起哄:“每次书友小酌,贺总都让你坐他的上首,第一杯酒必定先敬你,你俩究竟啥关系?”我笑而不答,你也笑而不答。
我俩的交情缘于上小学五年级时。你我并非同班。我是教师子弟,你是农家娃。清早上学,我俩总会躲在校的某个角落,像电影里对暗号接头样,一拍手,互相交换一本书。

平日没啥书好看,好看的书都被一把火给烧了。许是校长心存侥幸,没将好看的书全烧毁,而是封存于小礼堂的阁楼。我去偷一本出来,只要及时归还,不易被人发现。你能猜到乡里那些木刻印刷的唱本,字迹模糊,费眼费力。都是禁书,找个没人的地方,一个人偷偷地看,偷偷地乐。到小学毕业时,我偷偷囤存各式地几乎阅尽了阁楼上的大部分小说和乡间唱本。按现在的说法,算是书友。

待我下乡插队,碰巧又落到了你们队上。白天我俩一块儿出工,晚上你跟我钻一个被窝。想看的书越发难到手,有时好不容易借到本书,人家第二天要还,他也是借来的。我俩只好一人看上半夜,一人看下半夜。我有盏大号煤油灯,耗耗灯油的。过两天便听见你娘在外面咒骂该死的黄鼠狼,又偷吃你家的鸡蛋了,你捂住嘴笑。

那时摊派任务多,队里派我俩去出公差,到了工地,几十个人睡一大通铺,热是热闹。但到了晚上或是遇上大雨天出不了工,大家闷得慌,想找点乐子。带队的书记去过唱过花鼓戏,听说你读一肚子的书,便要你给大家讲古。你打小就记性好,过目不忘,将那些看过的长篇小说,什么平原枪声啦、敌后武工队啦……娓娓道来。书记听得兴起,晚晚催你接着讲,让你留在伙房帮厨,不用上工地,伊

然专职读书的。

长了回脸,第二年要人去修三线,你跳起来像捡了个宝样跟我说:“不是说要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吗?我去。”以往你只去过镇上。书记也要去,正好带上你。我想去,却是挤破脑袋也没争取到。

听回来的人说,你们去的那地方,崇山峻岭,人烟稀少,一到晚上四周野鸟啼叫,令人毛骨悚然。指挥部要派一人去守炸药库,炸药库更偏僻更吓人,大家都不去。见没人敢去,你自荐奋勇去了。

在那简陋的库房里,给各个工地发放完炸药后,你文思泉涌,伴着阵阵狼嚎虎啸声,每晚都要给三线战报写通讯报道,给工地写广播稿,多则五六篇,持续不断。却是被采用的广播稿多,见报的少,只能说是精神可嘉。

工程结束,大多数人被安排进了工厂。也有几个上师范的名额,你选择了去上师范。进工厂马上能拿到工资,而且当时工人也比老师名头响亮。你娘骂你蠢得做猪叫,只差没抽你。

你去上学,我没啥礼物好送,家里只有一套《鲁迅全集》,便拿来送给了你。

“这礼物太重了!”你欢喜得蹦了个高儿。

世事难料,当你师范毕业等待分配时,恰逢报社来学校挑选记者,要个熟悉农村生活经验的跑农林口,你被一眼相中。进了报社你特别努力,从普通记者做起,一步一个脚印,一直做到了总编。算是出息了,给老人家长脸了。

大伙一再追问下,知晓了这档子事后,觉得不可思议。却有了由头,纷纷调侃你,总愿你敬我酒:“难怪!因此这套书,你当了记者,又当了老总,你拿大杯来!”旺了桌上的酒香。

也有人说你走狗屎运,祖坟埋得好。

你跟我说:“瞎掰!一路走来多少年,我心头像挂秤砣似的,从不敢懈怠。平时也没啥爱好,就爱看书,再忙,睡觉前也要先看个把钟头书才睡得着,习惯成自然了。”

我说:“我也是。能教一辈子书,当个好老师,此生足矣。天地逆旅,没甚非分之想。”

“对头!这都不明白,书岂不是白读了?”你点头赞同。

现在买书越来越方便,经济上也不是问题,还有那么多的图书馆,想看书,早用不着千方百计地去找人借书换书看了。然而所见之处,却是刷手机的人比看书的人多。但看到好书,我俩仍会互相知会一声,有时也会在微信里聊上一会儿读后感。

你做了多年的老总,群众的眼晴是雪亮的,普遍反映你干净正派。

有一天却突然听人说你退而不休,在老家弄了个大别墅,还从报社拉走了一大车……说得有鼻子有眼。这怎么可能呢?虽说钱也不能打包票,但我应该相信你。

后来证实:所谓的大别墅,是你多方联系,出钱又出力捐建的乡村书屋。一大车拉的全是报社号召市民捐献的爱心图书。念及小时候看书的不易,你一直有这个心结。老家如今虽然不缺钱,但要谁拿钱出来建书屋买书,没人愿意。不与我说是,是低调保密?还是担子我手头紧,怕我为难?但书我有啊!我的,是我考上大学后,你花了大半个月工资托人买来送我的。每当我看到这套书,总感到书香四溢。我想,你一定也是一样的。